

第一个交党费

□谢梦思

其实,“第一个交党费”是我们这个党员家庭的光荣传统。我爷爷是位老党员,每次都是第一时间主动交党费,工作的时候如此,退休以后也没变过。小时候,只要月初跟着爷爷上街,准被他带到单位。同事们一看见爷爷,就知道他又来交党费了。领导们多次跟他说,单位会派专人到退休老干部的家里收党费,可爷爷觉得那样太麻烦大家,无论刮风下雨,他仍坚持每月亲自到单位交党费。后来爷爷年纪越来越大,记性不如从前了,行动也不太方便,可还固执地自己去交党费。有一次下午五点多,七十多岁的爷爷忽然想起来还没交党费,便不顾众人阻拦,也不顾夏季炎热的天气,非要立刻去单位。“又不是什么不能拖延的事,等明天吧!”大伙儿劝他。“党的事是最重要的,必须第一个办,绝不能拖!”爷爷严肃地说。

爷爷对党的热爱深深影响着我,高中时我便成为入党积极分子,大学时光荣入党。父亲、先生和我,我们三名党员紧紧追随爷爷的步伐,主动第一时间交党费。现在回想起来,爷爷每次去交党费,都会问问单位的发展情况,了解一下同志们有没有什么困难。爷爷何止是第一个交党费,他也是第一时间表达自己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关心啊!

我们是党员,这个光荣的身份要求我们凡事冲锋在前。我们第一个交党费,第一时间关心党的发展,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我们也会第一个站出来。

父亲的骄傲

□徐善景

二哥最积极,他在入伍的第三年就入了党。接着,大哥也在九十年代末成为党员。我所在的企业是当时县里最大的国有企业,职工近四千人,入党特别难。但父母的谆谆教导,还有自己对生活由差变好的深切感受,都促使我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经过近十年的不懈努力,我最终在新世纪的开局之年加入了党组织。

父亲得知我入党的消息后,逢人便讲“我家仁党员”,还买了一万响的鞭炮燃放,过年他也没那么“大方”。更想不到的是,那年国庆前夕,七十多岁的老父亲,步行十多公里到县城,转了半天,买了一面国旗。国庆节当天,他叫回全家人,在家门口举行了升旗仪式。那是村里第一次升国旗,街坊邻居都围着看热闹。然而,当国歌响起,国旗升起时,所有人都静了下来。大家专注地看着冉冉升起的国旗,满眼神圣,满脸庄重。

十年前,病入膏肓的父亲,人前人后常常絮叨不止,说自己活了八十岁,该吃的吃了,该喝的喝了,逢上了好时代,享了共产党的福,知足了。有一天,父亲突然问我知不知道他这辈子最骄傲的是什么,看我答不上来,他自顾自地笑着说,他最骄傲的是三个儿子都是党员。

党员清洁工

□张亚玲

我很好奇,已经一周没有听到学校的清洁工“告状”了。同事说换了一个清洁工。

一天上午,在经过卫生间时,我看见一个穿着大罩衣、头发花白的妇女在拖地。我向她问好,她直起身,满脸沧桑,很慈祥地冲我笑笑。

我问她很辛苦吧?她不以为然地说:“习惯了,不累。”我说以前的清洁工经常告状,孩子们有时调皮,会往下水道扔东西堵塞水管。她笑着说:“孩子们小,不懂事,我清理清理就行了。”她对工作很负责,每天要清扫好几次。卫生间再也没有异味和积水了。

慢慢熟悉了,我们聊的话题就多了。她今年64岁,两个女儿都已成家立业,大女儿也是教师,所以,她很理解教师工作的辛苦。我说她该安享晚年了,她说干了一辈子活,闲下来不舒服。她9岁时上了一年学就辍学回家干活,15岁当上了大队妇女主任,18岁参加了民兵连,真刀真枪地训练过。我很吃惊,戏称她是“铁姑娘”。

她说当时家庭条件很差,作为长女,她在父亲离世后,接过了照顾母亲和生病哥哥的重任,并帮哥哥成家,在哥哥去世后,又照顾两岁的侄子,一直到侄子成家。40多岁时,母亲和丈夫相继去世,家里的重担全压在了她的身上。但她却说,她从来没有在别人面前叫过苦。前些年,村里要给她报贫困户,她坚决拒绝了,说还有人比自己更困难。

一天,来自周边各县的老师,在我校举行教学观摩活动。活动结束后,她去打扫卫生,在凳子上发现一个女式提包。她二话不说,立刻送到后勤部。几天后,外县的失主来领包,非要给她留下200块钱酬谢,她坚决拒绝了。有人告诉她,那个包价值不菲,里面还有3000块钱,收点感谢费算啥?

她正言道:“我是党员,不会办那种事!况且,这样的事我经历过好多次了!”我惊讶不已,她是共产党员!她一脸严肃地说:“我是1973年3月15日入的党,当时21岁。生我是娘,育我是党,永不叛党,永远跟着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些话我一直记在心里。”

“你还交党费吗?”“总交着呢!”面对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我这个年轻党员不由得肃然起敬。

党员身份不退休

□姚进国

1963年8月,我高中毕业应征入伍。1964年7月,在“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中,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虽然50多年过去了,但入党时的场景仍常浮现在我眼前。

我生在1942年,后来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洛阳,母亲抱着幼小的我钻进五龙沟的一个枯水洞里才躲过日本鬼子的屠杀。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中国人民迎来了新天地。回想起来,我这一辈子对党、对毛主席、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但对党、对共产主义的理论认识是有些肤浅的。

“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叶剑英元帅的诗道出了我此刻的心情。前不久,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身处盛世,我的心情特别振奋,虽已七十有五,退休赋闲在家,但虎老雄心在。

有句话说得好:“有退休的干部职工,没有退休的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征程中,我将利用有生之年,在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方面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积极参加社区各项活动,争取为党和人民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党员是我骄傲的称号

当前,全市上下正在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热潮。在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再次向党庄严宣誓,那庄重肃穆的仪式,让每一位党员都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宣誓结束,许多人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因为还有很多话想对党说……近日,本报向文友发起“我是党员”主题征文,很快收到了大量来稿,今日本报择优刊发一批,以飨读者。——编者



早上刚到单位,就看见同事李姐拿着手机在交党费。“新一季度的党费标准出来了吗?”我问道。“是啊,书记在微信群里催促大家尽快交呢!”李姐一边操作一边回答我,“不过没看见你的!”

没我的?怎么回事?我心里犯起了嘀咕,认真把书记发的缴费名单看了好几遍,还真没有我!我急忙跑去书记办公室,恰好书记和主任都在,听闻我来的缘由,书记竟哈哈大笑。“小谢同志,这次的党费你早交过了,忘记了?”我一愣。书记接着说:“上个月参加完党员服务队活动,你看到我算好了新一季度的党费,就立刻交了。你呀,从来都是第一个交的!”哦,我吐吐舌头,还真忘了。一旁的主任也笑了:“早就听说小谢积极,交党费积极,参加活动更积极,不愧是同志们选出来的优秀党员!”听领导这么一夸,我反而不好意思了。

我出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父亲给我取名进粮,这个名字是有说法的。我的老家在豫西丘陵山区,十年九旱,庄稼全是靠天收,乡亲们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一年,收获的粮食还填不饱肚皮。二哥出生时,父亲给他取名占粮,意为多占些粮食。我出生后,父亲说,粮食占住了,进不到家里还不行,就叫进粮吧。

自从有了“进粮”,家里生活开始逐年变好,到八十年代末,已能吃上白面馍了。之后,大哥参加工作,二哥入伍当兵,后来我也在二哥的帮助下进了工厂,家中的生活如芝麻开花,一年一个样,一年比一年好。

有一年过春节时,母亲看着满桌丰盛的菜肴,说是托了“进粮”的福。父亲当即说道:“不管是占粮还是进粮,地里没有粮,咋占咋进!是国家政策好才有了年年丰收,是党的英明领导,才有了当下的好生活……”

其实,我早已背着父母按照家谱更改了名字,但父亲的话没错,名字只是一个符号而已,能改变命运、促进社会进步的是党的富民政策。正因如此,父亲对党和国家深怀感恩,常常要求我们兄弟几个敬业爱岗,争取成为党员。

难忘党班长

□青雪

刚到部队,总听人叫通讯班的班长为“党班长”,以为他是营部的学雷锋标兵,模范党员,大家才尊称他为“党班长”的。时间长了,才知道他的的确确姓党。

党班长中等个儿,身材稍显瘦弱,生就一张秀才脸,皮肤放到染布缸里也染不黑,说话慢声细气,干事多做少说,身先士卒。

到部队不久,我们几个新兵要求进步,都写了入党申请书。我们的班长是支部委员,就问我们,你们看看咱们营部的兵都像党员?我们几个根据观察,各自写出了我们心中的党员,竟然八九九差不离儿,其中就有党班长。班长告诉我们,党员就在我们这十号人里面,他要表现突出有闪光点,爱战友,打仗敢拼命,一眼就能看出他的好来。

那时我们部队修盖营房,为了锻炼部队,也为了省点费用,只请了十几个掂瓦刀的大师傅,我们都当小工——后来我也混成了掂瓦刀的大师傅,这是后话——和泥、提灰、搬砖。有一次,供泥灰的兵忙里偷

闲去撒尿,大师傅跟前缺“货”了,他才不管你当不当兵的,站在那里就骂。党班长急了,不等其他兵出手,提了两桶泥灰就先上去了,一桶足有20公斤,他一手掂一桶,如同少林寺和尚练功那样,秀气脸憋得通红,颤颤巍巍上了架木板。我们在下面看得胆战心惊。我们是真佩服这个姓“党”的党员班长。

不久,我们都喜欢上了党班长。党班长时不时地给我们表演他的绝活——约摸时间。部队除了干部,其他的兵都没有表。跑野外训练,靠的是看日头和问老乡。在施工现场,该不该休息,我们靠的是党班长。党班长说10点了,该休息了。话音刚落,就听到了值班员吹响休息的哨子。党班长说11点40了,该收工了。不一会儿,就听到了收工的哨子。有几个新兵不服,与党班长打赌。党班长瞅瞅天——也许是阴天多云,也许是晴朗大太阳——报出的时间与排长的表只差了两三分钟。真神了!有的兵老实,打赌输了,就欢天喜地去军人服务社买糖买烟分给大家。捣蛋的兵就缠着党班长要秘籍,赖着不兑现赌注。不管兑现不兑现,党班长都是乐呵呵的。

后来我也有了许多年的党龄,但党班长始终是我心中的一面旗帜。

百家饭味香

□王光前

党员干部下乡,深入基层,同群众同呼吸、共甘苦,是党员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途径。年轻时,我常到农村蹲点,也就是长期住在生产队里,和群众一块干活、一块学习、一块生活。

到农村工作,就要挨家挨户吃派饭。当时,农村物质比较匮乏,人民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群众饭碗里粗粮多、细粮少。党组织要求,党员干部下乡,要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吃饭付给群众粮票和饭钱。第一次下乡,吃第一顿派饭时,我看到管饭的群众一家人吃的是红薯叶糊涂面条,另外给我烙了白面葱花油馍,还煎了鸡蛋。陪客的男主人再三热情礼让,我心里琢磨,下乡前领导再三交代,要严格纪律,不搞特殊。男主人好像看出了我的心事,拿起油馍递到我手里。

正当为难之时,我看见旁边有两个孩子,眼巴巴地盯着桌上的油馍,孩子们那期待的眼神,让我的心颤动了。我立即起身,把手里的油馍一掰两半分给了两个孩子,并说自己胃不好,不敢吃难消化的东西,还是喝碗面条舒服。男主人人心知肚明,知道我有纪律约束,也未勉强。饭后,主人说啥也不收粮票和饭钱,我悄悄地把备好的钱和粮票压在饭碗下。事后我在群众会上宣传了党员的生活纪律,吃饭应付粮票和饭钱的标准,得到了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接下来是走家串户,吃百家饭,尝百家味,知百家情,交百家朋

友。下乡前,我事先准备好零粮票和零钱,把一顿或一天的数额分好,吃饭便随即付粮票和饭钱。当派饭轮了一遍后,群众都知道了我这人实在,家常,没有干部架子,都把我当成了自家人。不论是生产建议,还是邻居纠纷、婆媳不和、兄弟隔阂,群众有啥心里话,都和我说说。我总是认真地对待,把他们的意见当回事,想方设法,积极解决。不久后,我在乡下结交了不少朋友。如今,偶遇那些朋友,谈及往事,吃过的百家饭仍余味香,绵绵悠长。

遵守党的纪律,发扬党的作风,是每名党员的责任。一名党员,无论何时何地,有人监督或无人监督,都要自觉遵守党的纪律,才能不愧党员的称号。

